

皇家藏書



红闺春梦(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家藏书/孙德敦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11
ISBN 7-104-01315-6

I. 皇… II. 孙… III. 古籍—中国 IV. 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449 号

皇 家 藏 书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通州区大中印刷厂 印刷

2137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16 开本 1060 印张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104-01315-6/I·531 总定价 (全 32 卷): 8800.00 元

目 录

桃花庵

第 一 回	张员外世袭进士	(5)
第 二 回	虎丘山看会游春	(8)
第 三 回	妙禅姑心思凡事	(12)
第 四 回	张公子意欲通情	(16)
第 五 回	师徒二人茶楼留意	(20)
第 六 回	阴阳两物鱼水多欢	(24)
第 七 回	张公子参拜神像	(26)
第 八 回	妙禅姑成就良缘	(30)
第 九 回	赴阳台情郎索酒	(33)
第 十 回	缝绺带美女插花	(36)
第 十 一 回	拜师徒男扮女装	(39)
第 十 二 回	宴园林交杯对饮	(43)
第 十 三 回	窦氏女遣仆寻夫	(45)
第 十 四 回	众家人庵堂向主	(48)
第 十 五 回	贪奸淫劳身殒命	(52)
第 十 六 回	守孀寡遗腹生男	(56)
第 十 七 回	王婆子鬻卖婴儿	(60)
第 十 八 回	苏知府螟蛉有子	(63)
第 十 九 回	窦夫人新认母子	(66)
第 二 十 回	王婆子细说情由	(70)
第二十一回	三个月先父去世	(74)
第二十二回	二贤妻苏家索子	(78)
第二十三回	苏状元归宗认母	(81)

第二十四回	后代根一担双挑	(85)
-------	---------------	------

桃花庵外编

第 一 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88)
第 二 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95)
第 三 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101)
第 四 回	假必正红丝凤系空门 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	(110)
第 五 回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变女成男	(122)
第 六 回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又雪不明冤	(130)
第 七 回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138)
第 八 回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148)
第 九 回	月明和尚度柳翠	(161)
第 十 回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	(168)
第 十 一 回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183)
第 十 二 回	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	(191)

龙威秘书卷之一·红闺春梦（上）

第 一 回	千里关山欺二竖 六朝金粉擅双珠	(217)
第 二 回	偕友寻芳桃叶渡 论诗共醉菊花天	(221)
第 三 回	乐春游曲词听丽口 行酒令笑骂出深心	(226)
第 四 回	捏虚词密现丧心计 痛远别合谱断肠诗	(233)
第 五 回	报前仇风波起邗水 赋佳句月夜宴平山	(243)

第 六 回	嬉春阁双美弹棋 捷秋闱三元及第	(253)
第 七 回	游旧迹萋菲遇众恶 宴新令花月集群芳	(261)
第 八 回	拔穷途路逢美二郎 平海寇羽报连三捷	(269)
第 九 回	闹闹场害人反害己 护名葩全始复全终	(278)
第 十 回	狐假虎威狐谋终逊 石出水落石性常坚	(287)
第 十 一 回	庆寿筵醉绾同心结 闹喜酒争补洞房诗	(296)
第 十 二 回	陈大令判联碧玉环 祝词林访旧红文巷	(304)
第 十 三 回	序寿文老眼无花 论星数挥毫起草	(312)
第 十 四 回	甘老术妙著青囊 冯郎金尽遭白眼	(318)
第 十 五 回	智以给贪犹烦撮合 散而复聚顿解相思	(327)
第 十 六 回	见彼美陡起不良心 借世交巧作进身计	(338)
第 十 七 回	糊涂虫受赃枉断 陈铁面执法雪冤	(347)
第 十 八 回	沐皇恩双开孔雀屏 联夜宴小试鸳鸯令	(357)
第 十 九 回	看新娘众公子解囊 憎秃妇两亲母争锋	(365)
第 二 十 回	众家宴阔叙别离情 半山亭珍重抛凄泪	(373)
第二十一回	闹家庭偏伤爱日情 浪闺闼共耻中风毒	(380)
第二十二回	盗财帛奴仆齐心 施火劫天公有眼	(388)
第二十三回	朝南海悔过禅关 游西湖宣淫佛寺	(397)
第二十四回	设机局骗人还自害 叹报应怜旧复多情	(407)
第二十五回	断休咎论相定终身 恨迂吝闺门争闲气	(416)

- 第二十六回 赏花灯隐春遇艳 (423)
题画扇雅谑评歌

龙威秘书卷之一·红闺春梦（下）

- 第二十七回 美兰姑屈身酬知己 (431)
老甘誓抵掌快论文
- 第二十八回 个中人凄吟忆昔词 (438)
局外友识透钟情意
- 第二十九回 莽公子大闹隐春园 (444)
俏优伶避投江相府
- 第三十回 柳五官借势脱樊笼 (450)
王学政藏娇纳金屋
- 第三十一回 众学士争咏合欢词 (458)
醋夫人寻闹新姨宅
- 第三十二回 锁空房金蝉脱壳 (468)
明大义宝镜重圆
- 第三十三回 告终养一棹返金陵 (475)
放封疆众官辞玉阙
- 第三十四回 将无作有炫术惑愚 (482)
认假成真贪财中计
- 第三十五回 严公子入手作远扬 (489)
刘御史痛心得奇疾
- 第三十六回 附莛萝韩娃得所 (498)
拘礼法祝老却婚
- 第三十七回 听密语伤心惊恶梦 (506)
悟往事矢念得真经
- 第三十八回 破痴情譬言解惑念 (514)
寻旧友避雨遇狂且
- 第三十九回 报前仇鲁知县枉法 (521)
破诡计冯太守行权
- 第四十回 责负心冤魂寻夙恨 (528)
喜同志美少结新盟
- 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535)
被胥篋客邸追赃
- 第四十二回 少年得志奉旨完姻 (546)
侠士酬恩夺身却盗

第四十三回	讷阴私设谋等蜂蛰 得贵子佳兆叶熊罴	(554)
第四十四回	嘱遗言婉秀了尘缘 闻凶信洛珠悲老母	(562)
第四十五回	慕淑媛一语结朱陈 答知己双徵联棣萼	(572)
第四十六回	特荐贤解官因荐友 乐同志退隐约同侪	(579)
第四十七回	题红刻翠万卉争妍 醉月飞觞群芳雅会	(587)
第四十八回	为月老伶鬟相匹配 述风流莺燕互喧嚷	(598)
第四十九回	执觞政令主首当权 严酒律王郎偏受罚	(606)
第五十回	补卫官家丁欣出仕 访名妓措大闹争风	(615)
第五十一回	彼嗔此怪雨晴风盲 忍泣吞声珠沉玉碎	(625)
第五十二回	毕世丰叙词夺情理 贾子诚纳贿了官司	(635)
第五十三回	章三保得财甘息讼 毕讼师受谢乐调妻	(643)
第五十四回	送殡宫仕宦破官箴 激义忿老儒寄柬贴	(652)
第五十五回	云在田执法如山 王起荣因嫌撤任	(658)
第五十六回	江相国返仙归地府 云制军治水论河源	(666)
第五十七回	斗尖叉群联芍药诗 绍箕裘再兆芙蓉镜	(675)
第五十八回	丛桂庄披图评十美 红香院添颊仿三毫	(684)
第五十九回	江汉槎满丧朝北阙 陈宝焜初任治南昌	(692)
第六十回	惩教匪德庇闾阎 纵罪囚贿通狱吏	(699)
第六十一回	左袒刘江臬司密访 善说项陈县令诉冤	(707)
第六十二回	飞弹章贤制军奏事 得私书新御史劾奸	(716)

第六十三回	黜奸相朝野同欢 放外官叔侄返里	(726)
第六十四回	唱骊歌绘芳园饯别 催羯鼓留春馆猜花	(734)
第六十五回	抱衾裯俏婢擅专房 论家事私心先固宠	(741)
第六十六回	争鼠牙雀角起微嫌 解鹤绶貂蝉归故里	(752)
第六十七回	俏细君遇旧说风情 痴丫头有心窥露破	(764)
第六十八回	戒春怀小施夏楚 惊秋令大放冬华	(774)
第六十九回	对月伤怀无心诉苦 因人成事有意联欢	(783)
第七十回	巧华荣移花接木 小书痴入泮采芹	(791)
第七十一回	闹新闻兼理旧案 宽重法姑置轻刑	(797)
第七十二回	俏细君深幸产麟儿 薄命妾增光空风诰	(802)
第七十三回	红雯示梦托孤儿 洛珠婉言求幼女	(809)
第七十四回	小琴官独占花魁 美玉儿细谈根柢	(814)
第七十五回	云制军奉命再巡工 冯太守贪功重黜职	(820)
第七十六回	祝伯青典试赴洪都 江子骞陈情归白下	(828)
第七十七回	云在田复任两江 徐龄官标名六艳	(835)
第七十八回	两翻轩一座听清歌 半村亭诸伶求妙句	(843)
第七十九回	沈兰姑训子成名 陈宝书童年登第	(853)
第八十回	演梨园绣闼庆生辰 开家宴留春献祥瑞	(862)

第二十七回 美兰姑屈身酬知己 老甘誓抵掌快论文

话说陈小儒在杭州接着祝伯青等人的书信，并知王兰放了浙省学政，甚为欢喜。又见王兰的另信，要请甘誓到他任所，笑道：“者香也爱上这老儿！但是甘老脾气古怪，不知他肯去与否？且到南京再议。”忙写了回书，交与来人而去。自己因起程日期在即，又奉熊公的催行文书，不敢逗留。次日，走辞各亲友，带了方夫人等扬帆东下。

此番小儒是实任宁藩，一至苏州本境，那沿途的地方官得了信，多赶来迎接，加倍趋跄。小儒入城，谒过巡抚，无多耽搁。一路专行，这日已至南京。早有江宁府属各官，以及本衙门书役人等，出城十里，来接小儒。进了城，先封了公馆住下。来日，即去禀见熊公，择吉好准备接印任事。晚间即将王兰的信取出，与甘誓商议。甘誓笑道：“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况浙省乃人才萃聚，岂可轻言衡文？可烦代辞王学政罢。”小儒道：“又盘先生毋庸过谦，不可负了者香谆谆请驾之意。者香仰企已久，所以奉邀同往衡文，品评优劣，可以服众。你如执意推辞，者香又要怪我从中有意阻挠，明许暗却了。”甘誓屈不过小儒相劝，只得答应。小儒即吩咐人代甘誓收拾行装。不一日王兰已至南京，先去拜会小儒，知甘誓应许同行，好生欢喜。忙备敦请关聘，亲自送去。又在南京耽搁了数日，与甘誓同往浙江去了。小儒择定吉日，接了藩篆。因旧任交代未清，一时不能让篆衙门，仍与方夫人等在公馆内居住。

这日方夫人正坐在房内，忽见小婢进来回道：“外面有男女二人，自称从扬州来的，就是那年老爷在江都任上承审的沈家夫妇；据说还带了他女儿兰姑来。现在沈家妻子伍氏在外说要叩见太太，有话面禀。”方夫人沉吟道：“沈家夫妇，来此何事？又带了他女儿来，其中必有原故。”忙立起出房，传话叫伍氏进来。少顷，伍氏来至上房，趋步向前叩见，方夫人命搀他起身，又叫他旁边坐下。方夫人笑道：“你合家到南京来做什么的？”伍氏道：“前次在扬州，蒙大人搭救我全家性命，回来即设立长生禄位，终日叩祝。如今大人果然高升极品。是以小人夫妇带了女儿，过来叩贺。再者，还有下情，面求太太作主。小人夫妇，感恩不浅。我女儿自从受了祝自新羞辱，虽蒙大人昭雪，我女儿每说，女子家如白玉一般，不可稍有瑕疵，致人议论。日前被祝自新拉拉扯扯了

一番，虽未遭其污辱，究竟有男女授受之别，即如那白玉有了一点瑕疵相似。他愿终身念佛看经，誓不适人，奉养小人夫妇死后，即削发为尼。后来被我们再三苦劝，他才回心，说除非与我有大恩的人，我只当报恩去侍奉他，那怕为奴为婢，都无怨悔。仔细想来，只有大人救我合家性命，又代我女儿昭白节操，是他的恩人。故而带了他来，亲见夫人，要求太太念我女儿一点真心，收在跟前，或为侍妾，或为使婢。只要我女儿情愿，小人夫妇无不从命。”

方夫人闻说，摇首笑道：“这件事怕的不能。一来我家老爷性情拘谨；又和你家本是书香旧族，焉能屈待了你女儿？二来地方官私买本地民女，有个例禁。不如我代你女儿留意访一个门楣相合好好人家，完他的终身便了。”伍氏道：“小人夫妇，亦曾说过。他说若将他送至太太府中，以遂他报恩之念，他还愿意。若是要另适他人，他愿着一死，都不应允的。只求太太可怜小人夫妇，只生了一个女儿，他若执意不肯适人，叫小人夫妇怎生对得过他？太太若怕私买民人子女，至于例禁，我倒有个万全法则。待至夜静，悄悄的抬入府中，神不知，鬼不觉的。况府中奴婢甚多，外人那里认得清楚？”

方夫人见伍氏谆切央告，又闻他女儿是个贤淑的人，不如且将他接至府中，相机而动。若我家老爷，愿意收他，也是好事。我本久有此意，代丈夫买妾。因我时发宿疾，又有一双儿子，一个女儿，正好节养身体。想定主见，对伍氏笑道：“你且将你女儿送到我府中来，你夫妻也在我府中住几时，等我家老爷回来，慢慢商议，自有道理。”伍氏听了，喜不自胜，忙立起谢了退出，收拾送女儿进府。

原来兰姑自受了祝自新的羞辱，又带累父母身受官刑；虽经小儒判雪此案，心内终觉以此为憾，矢志茹素诵经，侍奉父母天年过身，他即祝发空门，以修来世。沈若愚与伍氏向来珍爱他，如掌上明珠相似，膝前又单生他一人，将来还望招个女婿，好靠半子收成，何忍他茹素诵经，了此一世！沈家夫妇，再三婉劝，兰姑暗忖道：“我父母年纪已老，又只生我一人，我若执意如此，岂非反伤了父母之心？”遂道：“女儿身体发肤，皆受之父母；既然父母立意做主，若女儿不从，即是不孝。要望父母依我一件心事，不是女儿老脸，如要我适人，除却我曾身受其恩，借此作报答之举，方可。若不允我，拚着一死，也不敢遵父母的命意。”伍氏见兰姑改了口，忙道：“这孩子又来呆气了！在父母面前，有话但说无妨，你怎么说我怎么行，断不拂你之愿。”兰姑含羞道：“女儿当日，若非陈公昭雪清白，女儿也是一死。就是父母，亦受陈公大恩。不如将我送到陈公衙署，那怕作奴作婢，都无后悔。正可报答前恩，又可遂父母心愿。”伍氏笑对沈若愚道：“不信这孩子，倒很有见识；能使陈公收了作个偏房，你我还愁没有靠背么？更胜与个平等人家，我们又可借此报恩。只怕陈公不行，岂非空说？”若愚道：“既然兰姑执定主儿，料想不能挽回，莫如你我来日亲送他至南京，把这番话，面求陈公的夫人；据闻这位方夫人，是个大贤大

德的人，定然成全我女儿的终身。”

夫妇计议已定，即雇了般，收拾一切，带了兰姑，向南京进发。先寻寓所住下。沈若愚与伍氏既来面见方夫人，商议此事。伍氏此时见方夫人应允，好生喜悦，忙忙的出来，寻着沈若愚，将方夫人的话，说了一遍。两人回到寓所，叫兰姑换了一套衣裙，雇乘小轿。沈若愚夫妇，又亲自押轿，一路奔陈府而来。

到了府前，寻着双福，央他去通报。少顷方夫人传话出来，请沈姑娘到上房去。兰姑在宅门口下轿，早有两个丫环领着他母女至上房。兰姑到了后堂，抬头见方夫人笑嘻嘻的站在阶上，那一种端庄美丽的态度，令人见之可敬可爱。急急趋步上阶，轻拢翠袖，盈盈下拜道：“民女兰姑叩见夫人！”说着，拜了四拜。方夫人忙用手扶起，见兰姑面似春花，腰如弱柳，轻盈娴雅，体态天然，真乃比花花解语，较玉玉生香。方夫人扶着兰姑，进了中堂，命他坐下。兰姑再三谦逊。方夫人细问一切，见他语言婉转，徐急自如，心内大为喜爱。抬眼见伍氏仍站立一旁，笑道：“你去罢，你女儿交代我就是了。”伍氏满面堆笑道：“蒙太太恩典抬举，只怕他年幼，不谙礼仪，失了规矩。”方夫人道：“不用你多虑。他的礼仪，是不错的。”伍氏应着，退出。方夫人叫备茶果，与兰姑饮食。又细谈了衷曲，甚为投机。暗想此女既贤且淑，我家老爷，若收纳了他，保无争宠擅权之事。况且闺房中，得此伴侣，亦可不寂寞了。少时点齐灯烛，方夫人又摆酒款待兰姑。正对酌间，忽见使婢上来道：“老爷回来了。”只听窗外靴声秃秃而入。兰姑知是小儒，忙起身侍立。小儒见夫人的身畔，立一丽人，容光焕映，忙问是谁？方夫人将伍氏来意细说。兰姑不慌不忙，趋立堂中，端然下拜，叩谢日前拯救之德。小儒听了，方才明白。使婢扶起兰姑，回头对方夫人笑道：“明日要收拾搬进衙门。今夜发行各处文札，不回上房来了，你可与沈姑娘谈谈罢。”说着，换了便服，出去。方夫人复邀兰姑入座，道：“我们今夜可畅谈一番，明日你也随我们至衙门里顽几天。”两人谈谈说说，直至四更，方夫人即与兰姑同宿了。次早，料理各物，兰姑坐了一乘小轿，随着方夫人大轿进衙。整整忙乱数日，方安置停妥。方夫人又扫除了一间套房，让兰姑居住。小儒时常阅看公件，不进上房。方夫人与兰姑，日则同食，夜则同寝，竟是一刻离不得他。

一日，小儒偶然回后闲话，兰姑见小儒入内，即退回套房。方夫人笑道：“我有件事要与你商量，你须看夫妻面上，不可推却。”小儒笑道：“什么大事，说得如此庄重？你且说着我听，可行则行。”方夫人又将兰姑受了祝自新羞辱。立誓茹素看经，不肯适人；沈若愚夫妇，因膝下无子，只此一女，要靠他半子收成，再四劝说，他方应允。我前日已在你面前言过大概。又将兰姑要嫁有恩的人一席话细说。小儒大笑道：“此事休怪我不从，可知私买民间子女，大干法纪。而且沈家亦是书香后裔，焉能屈辱他女？明日你可把他母亲叫来，开导

一番，领他女儿回去好好择配人家。若说他女儿立志不行，你既与他相契，亦可劝他回转头为是。”方夫人道：“我也这么说，我岂不知干着例禁的事？无如近日借言套问数次，他说本意修行，以侍父母天年；争奈父母不许，只得依了父母之命。今日内外人等没一个不知我父母送我到南京来，以报大人旧德。若再回去，定为旁人耻笑。太太如可怜我，即遂了民女志愿；不然惟有以死自明。那时求太太念我父母年老，照看他们些罢。你看，这件事何以处置，方才稳当？否则，即有性命之虞。行止好在我已说过了，听你的便。”小儒俯首半晌不语，遂起身道：“多是你们惹出来的事，我却不管。我只不行罢了。”说毕，匆匆出外，方夫人笑道：“我好意劝他纳妾，他反怪我多事；我也知道他心内未尝不愿，嘴里却说不出来。”即命仆妇人等，收拾里间套房，做新娘娘的寝室。众人答应，自去料理。

晚间，小儒进来，方夫人又劝他收纳兰姑：“若恐外人知觉，好在他未进衙门就来了，旁人只认作我家早买下来的，前后思想，毫无干碍。”小儒见方夫人再三相劝，日前又见过兰姑的人材，心内亦着实怜爱他。笑道：“你今日劝我收他为妾，足见好意；不可日后想了，退悔起来，那时即迟了。”方夫人啐道：“你休乱说，难道十数年夫妻，你尚不知我向来不是个妒忌人。我是好意，你反打趣我。我倒怕你将来宠爱新人，要欺负我！”两人正在说笑，众仆妇来回：“新房已收拾齐备。”方夫人又拣了来日是个上好吉日。次早，唤到伍氏说明此事。伍氏大喜，一切皆凭夫人作主。方夫人命人代兰姑开脸，拨了两名丫环，给他使用。又命仆妇，扶了兰姑出来，叩见小儒夫妇。并有合衙男女家丁，上来叩见新姨。是夕，小儒宿在兰姑房内，恩爱绸缪，不必细说。小儒因沈若愚是个旧家，与方夫人商议，即立了兰姑为侧室；并接了若愚、伍氏入衙，以礼相见。若愚分外欢喜。过了数日，若愚与伍氏，辞别回家。小儒送了他们一千两银子，以作养活生计。沈家夫妇千恩万谢，又叮嘱了女儿一番，总宜柔顺为上。从此兰姑有了着落之所，原意报恩而来，朝夕侍奉小儒，丝毫不怠。又事方夫人如生母一般，敬上馭下，处置得宜。小儒更加喜爱。方夫人本与他相合，尤无庸交代。

且说王兰由南京同甘誓起程，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已到浙江地界，早有本境地方官，前来迎接。王兰到了杭州，即入考院，先行牌示各府州县，准备开考，即由省中考起。杭州府与各县将考取地文童名册呈送，王兰定于三日后考试。到了这一天，各县文童，齐集点名，给卷已毕，随即扃封考院，悬示文题。众文童皆欲风檐寸晷，各逞奇才。王兰回后少歇，向甘誓的阅卷房内来。将至门首，只听甘誓在内高声朗诵。伺候的家丁，欲入房通报，王兰忙摇手止住，蹑足听甘誓念道：

“……因报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审如此，君

宜遇事无恐。”因出诏，藩览之，无动色，曰：“某与兼信为保也。”佑曰：“惯勿出口，吾已密论，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释，亟追藩赴阙。及召见，望其仪形，曰：“此岂作恶事人耶？”乃释然，徐秘书郎。

王兰突入大笑曰：“又盘先生所读何书，如此津津有味？”甘誓起身让坐道：“我因独坐无聊，随手取了一本《旧唐书》解闷。正看到德宗欲置李藩一节，苟非杜佑素重李藩，虽百李藩，不能得一生也。是以窃叹人生之机遇，都有一定之理。”二人又闲话半晌，吃了饭，见客房幕友，纷纷遣人送诸考童文卷，与甘誓细加品评，即定甲乙。甘誓口吟手披，顷刻数百本文卷，均已阅过。将佳者另置一旁，再行挑选以定额数，其余叫人取过。王兰暗暗叹服，果然名下无虚。甘誓将头本文卷，递于王兰道：“此生文字大佳，不愧压卷。我已妄仪首列，未知是否？”王兰接过，连称岂敢道：“老先生赏识，自必不差。”原来出的文题，头题是：“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斯可与言诗已矣。”二题是：“少之时，”诗题是：“二画连中。”王兰展开念道：

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斯可与言诗已矣

悟圣言所谓未若者，可与之言诗矣。夫可也，未若之旨，即诗所谓切磋琢磨之意也。赐不泥诗，以言诗，子所以许其可言耳。今必谓斯理甚远，而泥迹以求，几几乎如说诗者之以辞害志矣。若乃学以进而益上，堪思妙悟之解人；而理以讲而愈明，恍若篇章之诏我。夫乃叹因委穷源，贤者之感通倍捷；而扬风扞雅，圣人之称许良殷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诗也，为卫武公作也；赐也闻子可也，未若之言而会及此诗，不恍如起予之子夏可与言诗乎？何也？以引诗者之悟及其斯也，斯岂有尽藏哉！如切如琢，有磋磨以进之，不啻无谄无骄，有乐与好礼以进之；天下之理何限，无在不可作斯观也。彼拘乎诗者，其果可有此神悟，与斯岂有定象哉？切琢见为深，加之以磋磨，而持循更密；犹之无谄无骄见为至，加之以乐与好礼，而功力并纯；两间之理无穷，何在不可作斯论也。彼滞乎诗者，其果可有此捷获，与其斯之谓与？赐不诚善会淇澳之诗与？吾思赐在圣门，言语素着屢中，共服其才；然娴于词令者，未必通乎篇什也。敏达无惭从政，曾邀其共誉；然明乎事体者，未必工于讴吟也。乃由斯观，赐抑何其不囿乎诗，而自能曲证夫诗乎？抑何其不离乎诗，而自能善体夫诗乎？夫子曰：“诗，岂易言哉？今而后赐始可与言矣！”以为十五国贞淫奢俭，诗亦有难言之真，我初不料赐可言诗也；迄于今而始信其可矣！虽斯道之精微靡尽，赐当不仅于言诗毕其修，而即此触类能

伸，已可入谈经之席。三百篇好恶性情，诗亦有难言之隐。我初不意赐可言诗也，迄于今而始识其可矣！虽斯理之旨趣难穷，赐当不止于言诗毕其业，而即此旁通无碍，已可为风雅之宗。子许赐可言诗，非以赐能悟及其斯乎？要之，相通在意旨之微，早自旁参夫比兴；而默契在言诠之外，岂徒致力于披吟。异日者，性道有闻，多识参悟，其不仅可与言诗者，何莫非由斯之所推验也夫？

王兰看毕，微点了点头。又看第二题，念道：

少之时即少以观君子，先毋忽乎其时矣！夫时不皆少，而君子所自重者，则在少时也。而谓可忽此少时乎！尝思蒙养为入圣之始，从可知吾人之德业，未有不于少时基之乎。盖人实重乎始生，而品贵端于早岁。虽曰后生可畏乎。而正难忘此知识之初启也。君子有三戒，岂独于少见之哉！然何不可先于少见之哉！人有精明自诩，而韶毕易迈，忽惊心于岁月之如流者，而非所论于少也。人有阅历几经，而在苒苒不知，倏致慨于光阴之忽逝者，而亦非所论于少时也。若即少时以观君子，君子亦等夫人之少时，犹是乎少，即犹是乎时也。而即君子以验少时，君子若迴畏夫人之少时，不忽乎蜀，先不忽乎少也。则盍观君子少之时乎？人岂常有少时哉？正惟其不常有少时，而不及恃者，此少时！遏其所不可遏者，亦惟此少时！则一思夫少之时，觉人人所不多得之少时，实人人所不容纵之少时也！吾思夫时，吾难忘夫少矣！人不皆有少时哉！正惟其皆有少时，而不可遏者，此少时！遏其所不可遏者，亦惟此少时！则一想夫少之时，觉人人所必欲至之少时，正人人所必当惕之少时也！吾念夫时，吾益难恕夫少矣！志学问于十五，陈俎豆于幼年，此吾之少时也；然不得以吾之少时，而遂赅君子之少时也。夫时序易迁，安得常值夫稚幼？而君子则慎乎其初焉。芄兰之刺，刺之于少时；觶饔之歌，歌之于少时；即其少以覩其时，岂漫同夫少不更事也哉！求益而志在速成，难言而情深就见，此人之少时也，然不得以人之少时，而遂例君子之少时也。夫时华不再，安得习处乎童蒙？而君子则重乎其始焉。歧嶷之目，负之于少时；闻望之隆，决之于少时；即其少以忆其时，不早鉴夫少成若性也哉！进观戒之在色，知君子于少时，已能卓然自守矣。

赋得三画连中（得中字五言八韵）

妙义诠王字，连三一画中；

日徵祥瑞似，民集义归同。

帝谛银钩转，君群铁笔工；

问奇高士酒，载语古人风。
天地人相证，殷周夏可通；
纷纭生万育，篆籀建殊功。
造化参乾象，推敲协泰鸿；
史传繁露事，圣治沐恩隆。

王兰看完道：“此生笔底清劲可嘉，在愚见，尚嫌力单而冗，未卜老先生以为何如？”甘誓道：“近日文格愈变愈薄，专以描头画角，堆垛词采为能事。若前代大家之文，工于行气，不尚纤巧，今人反目为太率。皆由于世风日下之故。兹观此二作，所欠者魄力未能十分充足，所以疲冗；不知此生腕底甚灵，不事穿凿，有古大家风度。其首艺融洽分明，颇见揣摩；次艺风樯阵马，行气如虹；若再加二三年造诣工夫，此生必成名手。非是老朽妄自夸诩，在他人衡文必以疲冗见弃；然而衡文首贵乎行气，欲尚词华；此生有此手笔，将来断不屑居人下。我早为公门培植一佳桃李矣！”

王兰听了，佩服之至：“果然老手衡文，另具一副眼目，不然才屈抑此生文字。”遂决意定为第一。又将其次的文卷看了数本，皆品评不谬。即照甘誓所定甲乙，填写榜文，择于次日张挂。那一班新入泮的诸生，齐来谒见宗师。王兰方访知取第一的，系杭州仁和县人，姓陈名仁寿，字介臣，今年十七岁，相貌清奇，人亦纯雅。又细询他的家世学问，陈仁寿一一回明，乃是陈小儒的从堂兄弟，家世甚贫，只有老母在堂，尚未授室。平日学艺不趋时尚，悉取法于古。王兰分外欢喜，很勉励了他几句。晚间与甘誓言及，甘誓亦喜，足见家学渊源，不愧小儒之弟。我却无心物色了他，借此可聊尽我与小儒一番契合之情。杭州各县考竣，王兰又起马往别处考试，不须细赘。

再说小儒到藩司新任以后，公余之暇即与一妻一妾盘桓。况又妻贤妾慧，闺房甚为和乐。一日，接到他兄弟仁寿入泮的信，自是喜悦非常。原来小儒自幼随父在江宁府署，所有亲族，大半未能认识。前次回乡考试，仁寿尚幼，即春间请假祭祖之时，仁寿正赴县小考，又未能会面。今日闻得他入了泮，又接到王兰、甘誓的私书，说他兄弟是个发品，若再加以培植，定成大器。即差了两名能事家丁，带了银两，赶赴杭州，嘱仁寿到南京来读书。带去的银两，给他母亲养活，省得仁寿既要读书，又谋菽水，即分了精进之功。

小儒打发来人去后，又想起前番祝伯青等人，有信给慧珠姐妹，不知他们可曾收到，我欲月内发书入京询候他等，若慧珠等有回书，正好附寄。即叫双福至聂家问信。双福去了多时，回来将慧珠等人的信附封在内。次日，遣足专行人都。未知众人信中，所言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个中人凄吟忆昔词 局外友识透钟情意

却道祝伯青等人，在京除了办公之外，不是私第宴会，即约到柳五官家小坐。伯青惟记挂着慧珠：“日前寄去的信，也该有回音来了。者香出京，我又托他便道南京，至婉秀姐妹家去走一遭；就是他们没有回书，者香也须一札回覆于我。怎样杳无消息？教我放心不下。”

这日伯青朝散，方回至书房，换了便服闲坐。忽见连儿取了一封信进来，说是南京陈大人差递来的。吏人尚有数日耽搁，俟去的时候，再来讨取回信。伯青忙接过，先拆看了小儒的信，无非叙说叹别的情景。又见信内附了一函，层层封裹，上写祝大老爷升启，下款姑苏婉秀拜托。伯青知是慧珠的信，不禁又悲又喜。急急拆看，前面说了多少别后的话，他等姐妹数人，均各平安。又劝伯青客途保重，努力加餐。万语千言，谆叮密嘱。伯青看毕一句叹息一声，看到凄惋之处，不由落下泪来。点首跺足，如着魔一般。后面又说到王兰前月已抵南京，他因与洪小姐不睦，与我商议，要迎娶妹子洛珠，以为侧室。此次君命在身，不敢停留；俟任满覆命之时，定来迎娶等言。

伯青看罢，点头嗟叹道：“者香那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偏生娶了一位拘泥的夫人，与他冰炭不同，亦是他的命中注定如此，强求不来的。他既立心要纳柔云，好在他们心许日久，一说即成。可羨者香、柔云从此遂心满意，又是天生一对的才貌佳偶，可谓天上人间。但不知我与婉秀的私情密约，何日方能天从人愿。”想到此间，倍添伤感。将来信放过一旁，立起身来，背着手在地上踱来踱去的胡思乱想。又记起当日在桃叶渡口初次访他姐妹，三生邂逅，一见情牵；随后即怪怪奇奇，或离或合。即如楚卿之与翠颦，他两人相见较晚，而聚合却早，不似我与婉秀百折千回，终难谐愿。若说我与她有缘，何以几次三番，中多阻滞？若与他无缘，又何以自见面之后，两情留恋，一刻难忘？恨不能直叩苍天，究竟我与婉秀，日后如何？果终无聚合之期，或她死我亡，缺陷其一，即绝了念头。如可以聚合，与其成诸后日，何妨假以时日，成于目前？天公若能明示此段因果，也省了我与他多少牵肠挂肚。思来想去，烦恼倍生。瞥见几上笔墨，顿然感触，回身坐下，提笔疾书，作了忆昔二十韵。刚刚写完，忽抬头见汉槎与从龙、二郎三人走进，伯青忙起身让坐。从龙走近几前